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陳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四

爲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爲君阻共工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遺孽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寶牒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與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無居逆賊侯景殲亂本朝豈重聰禍凶踰羿浞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熊羆遂翦勍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太戊興殷嗣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賊憑陵侵蕩荆漢乘輿幽辱旣陷兜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曰哀窮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蓋非禍亂之朝宗子維城本濟殷憂之日武

皇遺胄、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
癸之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底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桓王
之霸、孤二三昆季、情禮獲申、等預藩枝、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
得備戎昭、鞍甲之勞、庶訓天寵、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
存、何所逃責、固曰提戈負劍、臥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恥、大齊
德竝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
羊銀甕、嘉瑞必彰、澤馬山車、祐符總集、若夫中原猛士、本自無窮、
沙塞精兵、斯何有量、是曰家國之富、文景所未篤、兵馬之強、秦漢
所未敵、但親鄰之道、旣篤夙私、明發之懷、彌敦先好、已爲興亡、繼
絕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守、社稷旣方、憑大國、庶討仇讐、恩喻難
遠、諸懷慙哽、公體茲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于雲
行電邇、谷靜山空、扼鵠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埽天闕、漸臺僞帥
將降首于帝京、鄒鳩元兌、皆橫屍于軍市、高庸茂烈、振古希傳、承

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禍難相尋宗社無依奧主宜立
夙承所眷尚在冲年王室猶難何日康濟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馬
業童蒙仍傾晉室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靈
預奉帷幄黃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卽患事非虛旨但當小國之
禮無失敬恭閩境人民俱勞脅寐方窮人爵之重呂報非常之功
惠覽今書希能畱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冠曹彰爰降宗英遠
干將送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閒月壘連營雲旗蔽野同
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珍等竝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江左氣妖投
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竝在戎行歸附明公共翦讎難去月將晦
便居壽春已具舟艤將臨巢浦若公爲內主方同國子之勳余曰
定家得免滅孫之歎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關唯增號
哭蕭淵明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

爲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之增慨昔桓公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郤終焚其室頃家國多患頻邁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目皇齊大德禮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濶況復旌旗昭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讌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效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于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忝蕃維非無遊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錐田文之家差有彈鋏雖復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彼此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鵠刺傲彰魯史之文竊昔相期不應如此眾軍卽便頓江闕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

代梁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已勞悒夫興亡繼絕往常之通規分災卹

思聖王之恆典。自敦龐旣散。詐僞萌生。時託親鄰。信有澆慝。大齊
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闢于至誠。言與之恩。由于孝德。孤
謬蒙殊獎。還嗣本軌。敕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
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彝章禮數。莫不優
華。斯乃不世之殊恩。蓋是悠常之恆事。王太尉勳踰呂望。德冠伊
衡。凡厥英謀。算靡遺策。豈容當酒天之巨寇。違大國之隆恩。計彼
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風塵。不染兜寇。賈氏
三虎。豈獨貴于前脩。荀家八龍。信服在于今日。近者州司不道。或
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善保良圖。南道主人。已相
付也。見所答東海徐湛書。粗具來意。昔桓憑莒眾。文用秦政。是假
鄒國之威。已備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恩。時命封疆。遠
相迎接。故當攜諸舊隸。率我賓遊。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
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指滄江而迴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機將

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差不相涉

一二復令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蕭淵明疏文苑英華

六百八十一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西豪書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之報復近者數鍾
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卽是高祖武皇帝之孫世祖
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眉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
疏國希篡帝圖信是奸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于醜逆虜馬四
飲于江海社稷阽危鑿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趙趙
坐觀成敗旣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盡凶圖更謀神鼎且其兵
馬之任資于長良方牧之權由于承聖操兄戈而斬姪藉國寵而
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爲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頫撫城主傅
泰等兜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算指畫戎略樊滕耿賈戮力

爭驅天地靈祇水陸開道橫傳秦不勞于一箭擒歐陽無待于尺
兵僞黨皆佯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
史陳法武等願憤廻戈仍梟兜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
人神慶躍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
豈可爲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權杖朱明戒飭比復何如軍主平安
境內清謐吾昌庸薄叨秉國鉤恒務牽纏諸有勞獎自天數云石
朝福萬臻東首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
有虛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始則杜龕元惡
張彪不恭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機計掩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
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旣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爲戎戍賴貔貅
騁力衛霍同心殲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
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于北闕虜鼓震于南宮躬率偏裨
聊與挑戰虜使士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江之

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唯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遠邇敬欵華夷怖懼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召雷行趙龜電埽幽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疾墮跋扈江州公私阻絕卽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面縛歸首闕庭卽爲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位遇兼常今所擒歐陽頫傳秦筭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已榮祿坦然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卽清晏君之聞此盡不欣躍但昔緣王事遊踐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旣忝荷明私位逾台袞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爲衣繡故人不見還同賓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而無由但呂情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淳海梯山罔不咸格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輒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爲

申聞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

陳諱白文苑英華六十八十二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籍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慰情
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爲弊吾皇庸薄謬膺台鉉
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已皇齊大德世紹和
風方籍威靈庶平讎恥提攜小國願預藩臣還詔哀矜許垂容納
奉敕須質便遣入朝部下諸將哀苦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惄立
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敕旨馳遣渡
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等至和州與司馬行臺
共爲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亡苟相陵易鬱從東道馳至北郊旣
逼宮闈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便聞人馬因此奔散且置
兵之地溝澗且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

所見但廣陵建業、繞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理反鄉家、緣岸村人復有舟楫、且蘆簰荻筏、竟浦浮江、千百爲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案甲、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安達、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于有道之人、加兵于無罪之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寔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領軍、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是和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禮、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寔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歟、去歲抑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盡沒、白帳皆浮、旣因之曰泥塗、兼加之曰疾疫、蕭裘旣退、雲霧便除、從爾召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翻艦舟、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爲明鏡、昔晉侯不能乘鄭、

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爲驕力揚州卑溼厥土塗泥如
遇秋霖杳同江漢假令蚩尤重生白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
靴而湔水終難逞效詎有成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
勞千億不能爲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于干戈
時無聞于桴鼓故得兇人俟景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自
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于韓彭童兒不殊于衛霍吳鉤甚
利蜀甲殊輕梨動風霜弩穿金石高樓大艦慨日陵雲叱咤而起
風雷吹噓如倒山嶽疾車騎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召邊塵時
虧表疏王途旣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蕭太保龍驤于
賁海王儀同虎視于洞庭若望高峯便當投袂何則凡諸將帥各
護家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
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氏羌
之兵烏丸百虜之驍昌此眾戰誰能禦之何爲比吾陪薄相懸何

惡諸君、身名俱滅來告曰細柳之軍踰于灞上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秦嚴敕朝廷遣劉叔經仍往駁聞願達丹誠用停王赫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望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怪大軍多士希惠矜弘量非此失時勝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邇遐一同投筆慷慨不復多白陳諱頓首文苑英華六百八十二

爲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唯農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佑五運相推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亡生民蕩覆未足已方其禍亂譬彼虔劉者也吾謬已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浪泊靡不征行銀洞珠宮所在清乂自還麾南極伐逆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翦強寇黃帝與蚩尤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厥劬勞未爲勤苦加已百

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虬龍表瑞于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
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昌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
鼎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額敦仰眷言頴水徒抱
素心尚想汾陽無因高蹈猥曰庶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
壇言念迂迴但有慚愧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遣行人未申嘉
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座永興周室方同斷金我運惟新宜脩朝
聘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陳某白文苑英華

六百六

爲陳武帝與周家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況周陳款好一紀于茲
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敷邊吏拾棟之尤想應無忽染
氏昌漸水東爲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年所此于荆部本包分
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啟稱蕭齡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

踰澗瀆涉，斷便置城隍。謀爲侵軼，適荷鄰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
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聘鋒鏑。彼軍人
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旨驚歎其商奄餘孽。才力甚微，爲暴
邊城。畏懾大風，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便敕軍司，旨禮相放。且前
歲所大疆城，本召南平等五郡，輸薦貴朝，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
承鄰惠，無俟涉言。放下漸東，唯如禮北。政是標其大樞，屬荊州之
界耳。彼此方申分好，義絕規圖。所貴唯和，所重唯信。夫召南平等
郡地，擴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爲寶，吳當勁蜀。晉拒強秦，資彼山川。
並爲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虛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
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兼葭之地哉。幸非癡疾，相見
鑒容。江陵小寇，旣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固。一二因使人宇文
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陳諱頓首。

文苑英華六百八十二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主杜子暉
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員懷夫聖君明辟司御兆民則
天象地作育黔首故張旗召往拭玉而來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
毀戈銷戟未擬上皇散馬休牛載懷優伯非期與時忽爽和風系
用殲師信由天討追尋義好欵想兼懷言訖今書甫承家難知昌
冢卿執政擅同淵藪令尹當朝安專征伐無君之讒俾墜其師無
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鄉敬開衷款芳二
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懷今遣其位某甲等使不復
多述陳某頓首文苑英華六百八十六

荅周處士書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
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
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裁雖復考盤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

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
道寘眞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
總斯祕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
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
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曰忘懷爵祿詎持犧
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蝶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
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龍同時紓組漢陰二
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坯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
越楚況乎葬土變龍蠻膜名器已行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
良目多感何則潁陽巢父不會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
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于予指也唯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
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劄不復多呈徐君白文苑英華

輿章司空昭達書

君自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唯有歐紇。南通交愛，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費，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賑嚴冬，持兵抄歲，聞冰踐露，燭火宵行，便周全淮，乃其神速。未騁三略，非勞六奇。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已來，所闢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爲擬。吳之步隣，故是相懸。況孫處宗之叛徒，正梶盈主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奠，存亡不測。玄懷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稱慶。徐君呈

文苑英華
百八十二

與顧記室書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輶，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旣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幅

簪釘額條布裏頭虜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遍相排抱或坐
或立且歌且詠吾卽呼舍吏責列不答而走反爲憾恚寃相陷辱
至六月初遂作旨書便見誣諑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
樞爲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訊劾爲信言致成繆免此事冤
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爲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
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殯身侯景之役又爲
西臺所贈兗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
爲久遠宋齊呂降其例甚多如徐愛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耶
紀文卿公向璫皆爲列棘豈兗雜曹郎乎三者樞入身梁軌解褐
岳陽王少府墨曹承聖時爲故敬帝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
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爲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
領軍節度自啟樞爲郎敕付選序吾旣不啟據又不爲選職所可
相關止是得中矣相聞爲呈啟而已呂此見罪一何冤濫吾昔在

承華是弟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儕非意餘生忽此誣謗堯有驚于讒說孔將惑于拾塵雖復聖主機明不能悉照殷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託久願通啟披訴聖明伏見軍戎多務所曰不敢新言弟與吾遊眷亟邇星紀故人如此豈不矜歎邪侍言有便云何且爲啟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歿幽泉無恨灰壤伏覲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湔濯則殿下前時澤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無王丹所舉之謬吾得方辭武騎永附梁賓雖媿家丞庶呈秋實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慷慨徐陵白

答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

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闕相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
立天內典謂之爲業外書稱之爲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
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剋身所望皆禍便當果遂如其不爾
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爲驛馬邪若見問尚書何
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荅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史言應
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忍相荅邪若朝散之
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爲爾若涉大位
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賓用竚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世豈無運
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
目色范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
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
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之時聖朝草創
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兼呂府庫空

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之板易營權、呂官階代于錢紺義存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勤、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人已買位賣官既賤皆爲清顯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邪。陳書南史作何可猶
作舊意非理望也 凡人所已稱屈滯者身已不無才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已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異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爲眞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旣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

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一
文又陳書徐陵傳南

史徐陵傳
有刪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深校刊

全蜀文卷九終

全陳文卷十

烏程嚴

徐陵五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其人桀末人北齊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已明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鸞旨慰相思反增離眷劉傳三常侍還又承書朴銀鈞甚麗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爲笑素秋方屆溽暑稍闢體中何如善保元吉狡臺之璧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爲貴卿託身大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清宦兩宮何乃閑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役承閒但有衰頓賢從君政佐佑興基中舍謹殿中竝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亟徙炎涼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

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旣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于協律致睡于文侯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言接末由但召潛欲善敬德中郎竝北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輒軒別當委白君問文苑英華六百七十八

與李邢書

籍甚清微常懷虛眷山川繯邈河渭像于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于期日青要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愈雍容廊廟獻納便繁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贍對有勞脫惠箋縉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已疏哉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佞性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折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縱南入重陽閣詠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竝奏能驚趙鞅之弛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瞻靈松竹參差若

見三峻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
華儕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
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
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坡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
淵海方今一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
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蒼闔遠嶽檀特高峯開
士羅浮康公懸澗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省覽循環用忘飢渴
握之不置匝如趙璧玩之不足同于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
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憐無異華陰
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曰好龍無
別木雁可嗤載望瓊瑤因乏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
但聞父繫徐陵頓首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九

答李顥之書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蓋不敬期。伯喈倒屣，固已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弊衣裾，披素清顏，但覺形穠公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天骨；孺子之榻，雖其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恆眷。孔子皆緣素乏，叨籲皇華。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燭燭，慮在昏明。餘悉綿線，待盡鐘漏。安可呂樹揚名士，遊處盛賓來。喻泰高如爲善，謂文豔質寡。何侶上林華而不實，將同桂樹，但忘年之款。昔有張裴，鄰國之交，非無要札，儻哀駘可悅。寶益非疑，方願投衿。庶比傾蓋頃，踰陽之疾。歲月增深，羊祜之疴。秋冬彌劇，且年光遒盡。觸面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白。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九

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目懸河陽，追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敘，循還巧製，欣慰。

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自溝澑澑。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
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弟三秦。世胄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
遠，谷永之筆無慙。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
喧。企望鄉關，理當悲切。聖朝欽明纂麻，大拯生民。戮五海之奔鯨
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于日邊。揚雄有言：交州在于天
際，則輸牒王府，屈膝閭門。川洞酋豪，強梁溟海。神兵一指，率土咸
康。方當偃伯于靈臺，韜戈于武庫。變大風于五禮，驅蒸民于昌辰。
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
弟留連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才，實可傷歎。吾瞻越旣暮，容髮皤
然。風氣彌閏，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
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
雁銜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骯來書，彌其承臉。夫㠭
擁腫之木，得免因于不才。轂棘之牛，自保由其無用。㠭余鄙陋，未

友龔生惟歎吾賢不同蘧瑗耳夫推溝拯獮每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優機覽所已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盃謂親鄰更成難請士言尋雅告所及縲囚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保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荀榮之禮方之子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閨庭奏歌鍾座延僑肸賓客之欵方于阼階田獵之禽同于君膳正已鄉關阻亂致爾拘畱家國隆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厚之誅一何非類閼徐廉樂之况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子之不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于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已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擊壤

之年，唯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不棄忝亞宗卿。非得
侵官天辰，但當令芃芃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
富于江海，高論泊于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款
言至，欲附祈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口口良有，猶希贈鯉之
書。郵驛方通，復行飛鵠之信。執筆潛然，不知何向。

文苑英華六百八十五又見甄

文類聚二
十有刷節

薦陸瓊于安成王

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

南史作藏具

優敏文史足照，進居郎署，歲月過

淹左西掾歎允膺茲選，階次小踰。

其屈帶已積

陳書陸瓊傳高宗

吏部尚書徐陵
薦于高宗

與釋智顥書

金陵和南，昨豫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眾咸歸伏。然正法
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詢。此不申心謹和南。

藏釋

起字二號園
清百錄二

又書

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
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百康勝。山中春夏無遺障。惱耳。遲復存旨。
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閼。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
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
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璵公。
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同上

又書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詰。唯遲。
拔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
不委諭。弟子徐陵和南。同上

五願上智者大師書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途三願卽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呂策西暮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同上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于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警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綱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嘗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與法師雖無異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疏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已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深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剽疾形類臥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顧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惟見不逢中閭外門

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儻女歌姬，尤勞反覩。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麟角。自此之外，何所窺窬？法師今若還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覩世間，無爲自在。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娶妾之務，身飾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蓋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城，自璧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潢，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下，出入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值，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彼勝灼然矯俗，如斯煩垢，萬倍勝于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六也。聽鐘聲

而致敬尋香馥。自生心朝覩尊儀，暮披寶軸。利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禪指，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聞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頤，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慚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遐心于理邀矣。其利八也。聞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搘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曰爲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檝，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闇黎和尚，書輒致敬。和尚遠近嗟咏，貴賤顑仰。法師今必復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揚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曰君爲題封。

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閒深道、虛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稍如細極、何足關懷、頗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於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謠、必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譬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卽十數年中、決知懼

惻近卽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盡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更爲魔之所嬈。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豎般若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當卽便冀棄芻蕘。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

釋藏經九廣宏明集二十四

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凜，宜及窮秋，幸踰高寒。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蘊隆，粒粟貴于隋珠，分麋乏于齊鼎。且氐羌旅拒，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乍生；拾蚌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惟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誠華皎近。卽日臨蕃，有譴作牧，無章既懼，懼懼車之微，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

竊戴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夏。僞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
獯獮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趨夏浦。王師艤
棹，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殲滅羌胡。寶馬縱橫，七澤之中；荆楚
樓船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芻微，叨居幕
翰；情慙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彼鄰謀。
乃授冬官，卽爲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之情。猶冀
無失。

裁文類聚
五十八

移齊文

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副情佞性。
天綱之大，固無微而不捨。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
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閭。非厥英圖，殆難堪覩。况復洞庭遐曠，巨食
殷阜，西窮版屋，北罄擅廬。聲冠符姚，勢兼聰勦。庸蜀寶馬，彌山不
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摹，致行

明罰爲風爲火殞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
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
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于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
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爲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儻克翦無算縲禽
不貲欲計軍保終難巧歷所獲其龍駒驥子百隊千羣更開苜蓿
之園方廣駒駒之庭于是衛霍甘陳虬鬚瞋目心馳壘路志飲河
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
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朝而反侵
地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良深藝文類聚五十八

檄周文

主上恭膺寶緡嗣奉瑤圖旣稟聖人之林兼富神武之略乂安兆
庶共靖戎華同戢干戈永銷鋒鏑况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
軫念過舊猶感盤飧之惠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彼懷

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竢從瀟湘空竭關望荆梁左右漢河東西籲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爲心惄切宸展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勳高威著荆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席捲江淮無淹弦望聚五十

八

玉臺新詠序

夫凌雲槧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召珊瑚作枝珠簾召瓊瑤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裏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訥其纖手閱詩敦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敎弟兄協律生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關曹植傳鼓瑟于楊家得吹簫于秦女至若

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籟闕氏覽而遙妍。至如東鄰巧笑來侍寢于更衣。西子微顰得橫陳于甲帳。陪游駿姿騁纖腰于結風。長樂鶯鴦奏新聲于度曲。妝鳴蟬之薄黃。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釧。橫擣寶樹。南都后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僊童分九魏帝腰中寶鳳授麻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嫦娥競爽。驚鸞治袖時飄韓棟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僊戲陽臺而無別眞。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且天時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盡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八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盞畫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餘誰能理曲優遊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

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于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于六箸、無怡神于暇景、惟屬意于新詩、庶得代彼舉蘇、蠲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于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于雅頌、亦靡溢于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于是麗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蠻屈之書、五色華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太甲、高擅玉函、鴻烈僊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旣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紹繩、永對玩于書帷、長循環于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寶專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于魯殿、東儲甲館、流詠止于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歟形管、無或譏焉。王金新詠宋本又見執文類聚五十五文苑英

皇太子臨辟雍頌

臣聞天大王大詳于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于爻象之說、是㠭大
君革命、黔首所㠭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㠭生焉、咸由此道制爲
民極、莫不對越上靈、拔成庶類、濟世育德、昭被昆蟲、皇帝世膺下
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
離、光茲七鬯、儀天㠭行三善、麗極㠭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
乃武乃文化、威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崇室羽儀、衣冠準的、
惟善爲樂、造次必儒、粵㠭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
語題攝齊升堂、摶衣卽席、對揚天人、開闢大訓、清言旣吐、精義入
神、副德爰動、口音鋒起、問難泉涌、辨紛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玉振
鏘鏘、雲浮雨布、介王奉繫聖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法、何
妄狃其訓詁、穆穆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
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歎、王虞逞其詞、所㠭

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呂下才、敢爲頌曰。

皇運勃駁、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旌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纖、洙泗興業、闕里增榮。裁文類聚
三十八

太極殿銘

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天居爽墮、大庭尊嚴、高應端門、仰模營室、歸于有德、譬彼河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氏象亢、王者之位、曰尊、左平右威、天子之堂爲貴、往朝焜燿、多歷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復、監軍鄒子度啟稱卽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嵯峨容與、若漢水之憊槎、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刹、孤拔靈山、允彰天祝、昔梁氏承聖、將圖繕修、東虜窺江西胡犯蹕定之方中亟興師旅、揆之呂日、輒有災故、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爲宮、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

宅千櫨赫奕萬拱嶮嶒植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甘泉遠望觀正殿之崢嶸函谷遙看美皇居之佳麗信可召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爰命微臣乃爲銘曰

雍畤相望參差未央偃師迴顧崔嵬德揚高捫太乙正睹瑤光峨峨靈柱赫赫流樟美矣宮室嘉哉今日御辰垂旒當朝靖蹕樂備韶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誼王旗斯謐肅肅卿士邕邕丞弼漢坐雕屏周人檻櫺城隅有勒殿省皆銘況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

永樹天廷

藝文類聚六十四初學記二十四

後堂望美人山銘

高堂凝雨洛浦無洲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侯險
遡地肺危鄰天柱禁苑斜通春人恆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
妝臺諸窗竝閒遙看已識試喚便迴豈如織女非秋不來

藝文類聚七又

見文苑英華七百八十七呂爲庚信作

塵尾銘

爰有妙物、窮茲巧制。員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綿縷細。入貢宜矣、出先陪楚璧、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塵晉、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魏文類聚
六十九

四无畏寺刹下銘

皇帝升乾行于九五、闢世界于三千、神人開錦石之山、小國獻栴檀之柱、乃命將作、修成梵宮、複殿重軒、凌霄負漢、慈訓宮朝、文母協道、方祇鍾愛東平、更踰燕后。若夫外家問訊、遙疑緣構、御者衣服、曾無綵繡、咸傾寶飾、用構支提、僧若檀林、寺同祇苑、辨曰：

寶蓋王子、金輪託生、皇家茂威、抑有齊名、業水餘潤、災夙所驚、徒悲馬角、孰獻雞鳴、柰苑初築、菴園重成、金臺日麗、玉殿雲平、梵眾朝禮、天歌夜清、峰疑畫壁、雀避彫楹、福履斯大、皇基永祚、眾生不

盡實利無傾

執文類聚
七十七

報德寺刹下銘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于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于饗帝、豈如已梵宮之樂、資乎廟堂、淨土之因、歸于圓寂、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泉春陵之鄉、上幼懷凝重、未曾遊陟、年將志學、卽事登庸、宣力淮濱、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婉、右則白虎蹲踞、軒轅之駕、譬婉婉而多慙、吳王之墳、狀眈眈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閒二十有餘年、至歲紀頻移、崇塋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微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者與、銘曰、

壯矣金表、傍依墻垣、高連綵霓、寬極睇翔、鶴梵偈宵、唱雲花晝翻、三

心斷縛、六道除怨、趙夢天樂、秦遊帝闕、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彼
羣品、俱排大昏、皇家七百、於萬維孫藝文類聚
七十

陳文皇帝哀冊文

維天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行皇帝崩
于有覺殿、殯于太極之西階。粵六月丙寅、將遷于永寧陵、禮也。宮
車晚駕、輶輶、殿晨張旌銘藝文類聚
作惟具列綺翻成行、哀子嗣皇帝諱、辟
轡輶于丹陛、攀龍帷于紫庭、趨過窮于屏闈藝文類聚
作闕拜慟感于明
鑑、東京飛其瑞露、北陸震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稽采咸池之曲、
叶大雅于鳴金、同藏書于羣玉、其辭曰。

若水傳帝薰風銜民重光所集、世載于陳赫矣高祖愍哉上戛蟬
聯寶雷、暉煥郊禋我皇誕聖應此家慶道主衡箇神凝懸鏡洛書
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馳芳賓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毫道增
構、商風會昌言瞻少昊實狀藝文類聚
堅作枝高陽效駕轄轍駕彼軫轍

清宮未央、歡覃兆庶、德洎遐荒、穆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
哀薦酌、悼闔閨恭儉、章陵謙約、大寶崇明、無閒裁文類改作纂、武升
歷、遺愛實繁、三湘九派、沴氣雲昏、力折天桂、才傾地門、甘泉夜照、

細柳朝屯、谷魅山鬼、橫流塞源、赫赫英慕、赳赳雄斷、遞裁文類作遍行

天討、無遺神算、鬱埽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雷隨風渙、北俘昆

邪、西戡伊軒、荷負皇極、劬勞庶幾、勤民聽政、民食宵衣、服貴繆阜

風移闢闔、唐山罷奏、濮水韜微、訪采狂狷、搜斂仄微、世感中孚、民

惟大畜、外戶無閉、高垣奚築、降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爲歡、臨雍

廟肅禮、兼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墨屨裁文類改作賴、斯在

幪巾自清、蓮珠合璧、曜爽流精、歌舞時豫、禽歌頌平、帝載維遠、王

靈維大、候雨占風、荒中海外、憮彼鞮譯、咸承冠帶、是曰君臨、斯爲

交泰、白環已貢、裁文類改作黃、玄珪克貞、東河佇揖、北狄思征、鉞斧將戒

璣珩未鳴、星淫去楚、日滲悲荆、億兆何疊、穹旻遽傾、嗚呼哀哉、大

禹胼胝重華膚腊，仰惟勞務同斯達。

吉 其號文類聚作發 夢無徵昭祈奚

益聽茂陵之鍾鼓抱喬陽之瓠篋雖勞累于宸儀終總綿呂號辟

號作同

奔列贈天宇崩號帝闇千門

啟于闔閭萬乘警于靈輜槐風悲于輦道松雨思于郊原鑾旆動而虛蹕宿衛靜而空尊嗚呼哀哉畢陌平夷流山蟠固紀無遷市

唐有通樹經白社之脩途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已東臨懷周京
已西顧嗚呼哀哉機神不測性道難稱充窮靡寄孺慕奚憑唯封

云亭之與禪父肅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

嗚呼哀哉

武帝即位告天文見陳書未定是徐陵作宜編入武帝

文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登貢同王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十終

全東文卷十

徐陵

十四

全陳文卷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六

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胎慶長遠。明兩之盛，中陽纂于
蒙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違青丘于海北，應紫蓋于江南。帝
孫王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
而名焉者也。王資神昴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
對，曾何用于擬議。日近之言，無階于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淑貌
與金燧相宜，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武羌旅拒
亭障遷移，沙草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荆門之北，王常讌庾翼。使白
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驥之爲可火精，不退奚應。善言永蛭難
消，徒持陰德。薨于沙鎮，時年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劍謚曰

康節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煙殿之聲劍動豐城之氣豈惟
晉皇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誄藝文類聚四十三

司空章昭達墓誌銘

周原膾膾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鄰縣者
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耆蒲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紝瑚橈之姿無
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
盜憑陵上國白水彊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皇
儲累殲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隆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
略百摶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竝震揚兵于九
天之上使勝于千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
客引周迪資其兵力更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
步驟奔馳仍向甌闕珍其巢窟若夫鳴蛇之洞深谷隱于蒼天飛
猿之嶺喬樹參于雲日宜越艇而登檻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云

震山風海、于是咸惶僞師、悉據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乂、既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鬪艦戈船、覩江淹漢、公纔聞羽檄、遽稟師期、馳襲荆鄖、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龍汎、大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于軍幕、爾乃青烏拍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於熊軾、後乘龍輜、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饒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恩禮盛于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于南峴魏文類聚四十一、

裴使君墓誌銘

君五音之矣、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夜聳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于是嚴顏不撓、極咍諸戎、龐德高聲、肆言羣逆、胡夷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呂財輶、纂籜、義重嵩衡、割宅宇、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鮮雲、藹藹、

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圓似班姬之扇日帶花昌如笑風鳴條而若
歌彷彿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醒
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莊公之誄用愍相遺

藝文類
卷五十

丹陽上庸路碑

臣聞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于四瀆國險者
固其金湯儲蓄者因于轉漕貨財爲禮專俟會通厥田爲上皆資
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昌據圖之主財昌利民御斗之君
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逖矣高陽爰重冥職舜爲太尉于
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于高掌鑿靈沼于
周原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
皇無爲曰帝若夫雲雷草創羽商黜夏之勳鑄寶鼎于昆吾安能
紀勒陳鳴鍾于豐岳豈識渝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
運大拯橫流屈至道于汾陽勞凝神于藐射聖人作樂篇韶備昌

成下帆暫
王二字

九成盡禮春官總于三代豈止金門梓竹玉尺調鐘公帶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識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旣序孝經河出龍乃弘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藐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縱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自爲彭老之教終沒愛河儒墨之宗方離火宅豈如五時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鶯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未勝秋兔之毫晝而莫盡忠信爲寶禳祈允于白駒明德惟馨山川舍于驛犧至如月離金虎泥染石牛苔蔚朝興湯池晚注而清蹕纏動纖羅不搖高閣將臨油雲自闢陽烏馭日蠹體武賁之功飛雨蔽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舉德非曰尚年若發居鄴猶莊在漢濤如白馬旣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用險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冕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脩渠

有擁節而長歌，乃縱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者也。銘曰：

后王降德于眾兆民，高文象緯妙義幾神。初學記作通神業冠遷夏，功踰入秦。時惟大畜，出久初學記作象及同人。慧初學記作專兩方雷禪枝獨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觀乎禹迹，見我堯心。藝文類聚六十四又初學記二十四有銘詞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昌而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昌竝合四鑄，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禹縣。至于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士問家，漢水盛其衣簪，榮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美于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于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于江湖。高士袁忠，寄身于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

富擬于公侯，班仰必于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于浪泊，括地象于炎洲，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詠玄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華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虜侵華，羣蠻縱軼，後皋桂步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旣膺五聘，方啟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酈。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拘効盜。大陳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哭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卽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于馮異，穆公深禮于孟明。終報王宮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

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曰陶唐啟國，致玉版于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于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繙構權輿，斷鼈之功相半。固已英聲馳于海外，信義感于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于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于輶轂，奉待駕于中都。七廟之基，于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授司空公南徐州刺史。于是鎮之，曰清靜安之。曰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樹，家喜萬鍤。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鴈始嚦，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竟鳴機杼。或嘯拜靈祝，躬瞻舞雩。去駕擁于風塵，還旌阻于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露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采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轅，躬親辯決。立受符于前案，無留諾于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昌黎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花。

于是州民散騎常侍王陽等拜表宮闈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
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

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浹地虔剽赫矣高祖爰清國讎元
勳佐命力牧封侯亦旣旋歸邦家有暉宮亭鑿浦奮翅高飛霄卷
勁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舉號東序謁渭同
周迎門惟呂流矢爲暴攬搶斯舉喋喋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
妖氛克平爰驅犬彘實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
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兩越海變
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荔文類聚

五十二

廣州刺史歐陽頤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于二京盛矣司
徒傳儒宗于九世廣陵岱岱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
岳鎮龍蟠星懸鵠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

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賓之日幾將歿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遣貲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竝貶宗國南次大麓北眺清湘得性于橘洲之間披書于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啟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震川冢沸騰羣悍酋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炤燿烽浴鐵蔽于山原挺金駭于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勁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剋凶渠召保衡服常召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于嘗膳殷憂獨其撫心不殆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后自禹珪旣鋟堯玉已傳物變謳謳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閒蘇子猶其狂哭況番禺連帥實訓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召公威名本重遐統前軍乾數難違剝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卽訓皇家深弘朝紀檻車才至興慨已焚祝史祿于夷吾壇場延于井伯綱

繆安樂造次計謀。爰珥豐紹允光金蠅。但入桂之土。蠻夷不賓。九
疑之陽。兵凶歲積。自公昔在衡臬。深留風愛。仁恩可召。懷疏獸威。
名可已懼。啼兒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召
府國。屈啟籞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改璇衡。苞羅湘峽。昔
申宗屈申于處仲。高祖遺恨于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明紹
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
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
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
新垣旣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揚祛洒汗。振雨流風。市
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畝。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啟丹誠。乞
于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
紀征南之德。于是跪開黃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
庸臣爲其銘曰。

赫赫宗陳，桓桓鼎臣。于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崇
高惟岳，貺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藐藐金鄰。莫遠
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
福於萬斯春。

劉文類著
五十二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若夫晉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
獻，光啟中興。郭莖表其深源，何籌慙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
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揚宗之華轂。又有佽飛遮列班，弓夾門。濯
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曰藍田美玉，大海明珠。
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旣有崔琰之
舉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
無擾于胸襟，行藏不概于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詔，下
交不濶。脫紹救厄，情靡矜私。釋馬窮途，唯濟危殆。至于網羅圖籍，

脂粉蓀文、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難三姦勤郵有方，問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

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灋水，源于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筭，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遞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魏文類稿

齊國宋司徒寺碑

無色之外，方爲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若夫眾生無盡，世界無窮。芬若披蓮，遠如散墨。善才童子，南行未窺。目連沙門，北遊不見。一一剎土，皆由業緣。萬萬僧祇，終非常樂。天官塞產，猶傾四大之風魔。殿崔嵬，終懼三災之火。朱樓寶塔，輝煥爭華。旣義賜中土，道

流遐域顯默同歸華夷俱慕自枕石瀨流始終一槩悟智交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忘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誥悟之永滅敢曰淺見揚德金石銘曰

九流依真三乘歸佛道住絕迹慈還接物孰是發蒙昭我慧日攝亂昌定闡邪昌律秦皇感悟破理通情王孫徧解遠死滯生夫子之悟萬劫獨明寒暑遞易悲欣舉嘆秋蓬四轉春鴻互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藝文類聚
七十六

東陽雙林寺傅大士碑

夫至人無已屈體申教聖人無名顯用藏跡故維摩詰降同長者之儀文殊師利或現儒生之像提河獻供之旅王城遡眾之端抑號居士時爲善宿大經所說當轉法輪大品之言皆紹尊位斯則神通應化不可思議者乎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傅大士者卽其縣人也昔嚴谿蘊德渭浦呈祥天賜殷宗誕興元祖景侯佐命樊

膝是尋介子揚名甘陳爲伍東京世載西晉重光惟是良家降神
攸託若如本生本行或示緣起子長子雲自敘元系則云補處菩
薩仰嗣釋迦法王真子是號彌勒雖三會濟濟華林之道未孚千
尺巖巖穰穰之化猶遠但分身世界濟度羣生機有殊源應無恒
質自敘因緣大宗如此案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
闍浮提地示同凡品教化眾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此
種種示現利益眾生故其本迹難得而詳言者也爾其蒸蒸大孝
肅肅惟恭厥行已禮教爲宗其言曰忠信爲本加己風神爽朗氣
調清高流化親朋善和紛諍豈惟更盈毀譽宜僚下九而已哉至
于王戎吏部鄧禹司徒同此時罕有懷棲遁仍隱居松山雙林寺
棄捨恩愛非梁鴻之竝遊拜辭親老如蘇耽之永別自修禪遠壑
藝文類聚作遠壑絕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餐朝沈太守王休言其詭詐乃
使邦佐幽諸後曹迄至兼旬曾無假食于是州鄉媿伏遠遁歸依

逃迹山林、肆行蘭若。又自敘云：七佛如來、十方竝現、釋尊摩頂、願受深法。每至健趙應吼、法鼓裁鳴、空界神仙共來行道。其外人所見者、拳握之內、或吐異香、胸臆之間、乍表金色。時有信安縣比丘僧、朝與其同鄉遠來觀化、未及祇肅、忽見大士身長丈餘、湖等驚慙、相趨禮拜。虔恭既畢、更覩常形、又有比丘智鰻、優婆夷錢滿願等、伏膺累載、頻覩異儀。或見脚長二尺、指長五寸餘、兩眼光明、雙瞳照耀、皆爲金色。並若金錢、譬李老而相侔、同周文而等狀。姜頤所履、天步可目爲儔。河流大屐、神足宜其相比。支郎之彥、旣恥黃精、瞿曇之師、有慚青目。旣而四空妙定、薰脩已成、八解明心、莊嚴斯滿。時還鄉黨、化度鄉親、俱識還源、竝知迴向。或立捨猿髮、如聞善來、大傾財寶、同脩淨福。大士薰禪所憩、獨在高巖、爰挺嘉木。是名樟樹、擢本相對、似雙槐于俠門、合幹成陰、類雙桐于空井、厥體貞勁、無爽大年。置霜停雪、寒暑葱翠、信可目方諸堅固。譬彼娑羅。

既見守于神龍將爲疑于變鶴乃于山根嶺下創造伽藍因此高
柯故名雙林寺矣大士亦還其里舍貨貿妻兒營織支提結寫尊
法嘗已砾沙畫地皆成圖果芥子菴羅無疑禪陋乃起九層博塔
形相巋然六時虔拜巡繞斯託又已大乘方等靈藥寶珠眷言山
谷希得傳寫龍鄉思其曉照象駕乏其流通復造五時經典千有
餘卷與夫鬻子而葬同其至誠嫁妻而隱無殊高節若寄搏妙如
因賣花共指菩提方成親眷至于一相無相之懷虛己虛心之德
化羅在襟方推理于自然毒蛇傷體終無擾于深定門徒肅肅學
侶訛訛通被慈悲義無偏黨大通元年縣中長宿傅普通等一百
人詣縣令范胥連名薦述又已中大通四年縣中豪傑傅德宣等
道俗三百人詣縣令蕭詧具陳德業夫已連城之寶照無之珍野
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胥等體有流俗才無鑒真亟欲騰開
終成虧怠梁高祖武皇帝紹隆三寶弘濟四生迹冠優填神高仙

豫夫已陳蕃靜室猶懷天下之心伊尹躬耕思弘聖王之遜況我有慧日明炬如風寶車濟是沈舟能升彼岸固宜光宣正法影響人王者乎于是召中大通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造弟子傅聰出都致書高祖其辭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自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已虛懷爲本不著爲宗妄想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已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已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棄六齋夫召四海之君萬邦之主預居王土莫不祇肅爾時國師智者法師與名德諸僧等言辭謹敬多乖釋迦之書文牒畢恭翻豫山公之啟大士年非長老位匪沙門通疏乘輿過無虔恪京都道俗莫不嗟絶至都投太樂令何昌竝有誓誓在御路燒其左手自此因緣希當聞達昌自此書呈同泰寺僧祐法師師眾所知識名稱皆聞見書隨喜勸已呈奏皇心歡悅遂遣招迎來謁寢闈吸論經典同

泰山前臨北闕、密邇南宮、仍請安居、備諸資給、後徙居鍾山之下、
定林寺、遊巖倚樹、宴坐經行、京洛名僧、學徒雲聚、莫不提函負袞、
問甚詰禪、居蔭高松、臥依盤石、于是四顧之中、恆泣甘露六旬之
內、常雨天酒、豈非神仙影響、示現祐祥者乎、帝于華林園重雲殿
自開講三藏般若經、窮須眞之所問、御法勝之高堂、百千龍像圍
繞、餐聽黑貂朱紱、王侯黼筵、國華民秀、公卿連席、乃令大士獨榻
對揚天扆、并遣傳詔、及宣傳左右四人、接受言論、爾時納揆之于
臺內、司隸之在殿中、杜預還輦馬防親貴、舊儀懸席、皆等席條弓
大士絕世通人、故加其殊禮矣、及玉輦升殿、雲蹤在階、晏然箕坐、
曾不山立、憲司譏問、愈覺凝跡、但荅云法地若動、則一切法不安、
應對言語、皆爲爽異、昔漢皇受道、欒大不臣、魏祖優賢、楊叟如客、
河上之老、輕舉臨于孝文、嚴子之高閑、臥加于光武、載文類聚作臺下之人竊
尚加于光武方其古烈、信可爲儔、帝又于壽光殿、獨延大士、講論立蹟、

言無重頌句備伽陀音會宮商義兼華藻豈惟寶積獻蓋文成七
言釋子彈琴歌爲千偈而已固非論經于白虎之殿應詔于金馬
之門說義雲臺受釐宣室可同年而語哉自火運將終民無先覺
雖復五湖內鼎蒼鶻之兆未跡四海橫流喪羊之牧匪現大士天
眼所照預覩未來摩掌之明夙鑒時禍哀羣生之版蕩泣世道之
崩淪救苦爲懷大悲爲病誓欲虛中閉氣識食爲齋非服名香但
資禪悅方乃燒其苦器製造華燈願以此一光明遍照十方佛土
勸請調御常住世間拔覲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于是學眾悲
號山門踊叫弟子居士徐普拔潘普成等九人求諭已命願代宗
師其中或臠耳而刲鼻或焚臂而燒手善財童子重觀知諭忍辱
憊人是馮相輩大士乃延其敎化更住閻浮弘訓門人備行置善
于是弟子居士范難陀弟子比丘法曠弟子優婆夷賡比丘各在
山林燒身現滅次有比丘寶月等二人窮身繫索挂錠爲鎖次有

比丘慧海菩提等八人燒指供養。次有比丘尼曇展慧光法纖等四十九人行不食齋法。次有比丘僧拔慧品等六十二人割耳出血用和名香奉依師教。竝在碑陰書其名品。夫二儀大德所貴曰生六趣合靈所重唯命雖復夢幻影響同歸摩滅愛使迷情唯食長久自非善巧方便。漚和含羅照日慈鎔沾其妙藥。豈或捨不貲之躬而能行希有之事。若令割身奉鬼聞半偈于涅槃賣體祠天能供養十般若理當剗心靡吝。耀骨無疑者乎。大士小學之年不遊艱舍大成之德自通墳典安禪合掌說偈論經滴海未盡其書觀文類聚懸河不窮其義前後講維摩思益經等。比丘智瓊傳習作其解受持所應度者化緣既畢。已太建元年宋明始歎奄然右臥將歸大空二旬初滿三心是滅爾時隆暑便已赫曦屈伸如常溫暖無異洗浴究竟趺坐著衣色貌敷渝光彩鮮潔爰經信次宛如平生烏傷縣令陳鍾者卽往臨赴猶復反手傳香皆如疇昔若此神變

無聞前古、雖復青牛道士、白馬先生、便遁形骸、本慚希企、若其滅定無想、彈指而石壁已開、法王在殯、申足而金棺猶啟、非斯矣、莫與爲儔、遺誠于雙林山頂、如法燒身、一分舍利、起塔于塚、一分舍利、起塔在山、又造彌勒像二軀、置此雙塔、莫移我眠牀、當取法猛上人、織成彌勒像、永安牀上、寄此尊儀、曰標形相也、于是門徒巨痛、遂爽遺言、用震旦之常儀、乖闇維之舊法、四部皆集、悲同白車、七衆攀號、哀踰青樹、弟子比丘法璿菩提智曠等、曰爲伯陽之德、貞極紀于賴鄉、仲尼之道、高碑書于魯縣、亦有揚雄弟子鄭玄門人、俱述清猷、載刊玄石、于是祈聞雨觀、冒涉三江、爰降絲綸、克成豐琰、陵雖不敏、夙仰高風、輕課庸音、乃爲銘曰、

大矣權迹、勞哉赴時、或現商主、聊爲國師、卑同巧匠、屈示良醫、猗歟開士、類此難思、當來解脫、克紹迦維妙道、猶祕機緣、未適弗降、雞頭、蠶開痕迹、北地爰徒、東山攸宅、族貴泥陽、宗分蘭石、莫測其

本徒觀其迹，邈有蒲塞心冥。世雄明宣苦妙，鑿空空汲引三界。
行藏六通，爰初隱逸。安處林叢，食等餐露。齋疑服風，敬禮珍塔。歸
依靈像，未若天尊。躬臨方丈，慧炬常照。慈燈斯朗，釋梵天僊。晨昏
來往，濟濟行法。洗洗談講，德秀臧丈。風高廣成，來儀上國。抗禮承
明，妙辯無机。深言不生，撞鍾比說。擊鼓慚英，樂論天口。誰共與京，
乍現僊掌。爰標神足，色黯沈檀。香踰薈蕪，我有邊際。隨機延促，誓
毀身城。當開心獄，忽示泡影。俄如風燭，噭噭門人。承師若親，盃焚
軟恐。弗燎香薪，合窟爲窓。方墳巨壘，須彌據海。變炭揚塵，淨土無
壞。靈儀自真，何時湧塔。復覩全身。

藝文類聚
七十六

孝義寺碑

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願生千佛，無匪聖賢。汲引之義雖同，隨
機之感非一。至如媯汭有禮，皇源所自。前興周女，斯歸陳宗。所自
流慶，大矣哉。神基帝系，淑聖重光者也。慈訓太后，德佐初九。道暉

上六居天上天中之極處太任太姒之尊蘋藻之化斯深葛覃之
風彌遠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援神愛敬在乎一人德教刑平四海
是㠭明星皎皎流半月之光甘露團團灑如飴之味嘉禾自秀浪
卉恆清天降徵祥日聞書府自大明紹運神武應期至道傍通無
思不格戊己校尉西闢玉門伏波將軍南表銅柱方使三千世界
百億須彌同望飛輪共稟玄德天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旨仰
惟聖德方彼兆民乃敕有司改東成里爲孝義里昔岱山徙號重
華著其受終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運豈若盡在輿地著茲里門
仰述天經光臨父母臣陵稽首乃作銘曰

願此良因宜資貴親三乘竝策四梵爲賓紺殿安坐蓮花養神燈
前禮佛地後邊身竝濟含識咸歸至眞國家隆盛同饗遐慶謹勒
豐碑陳其舞詠藝文類聚七十七案鄭延慶湖錄金石考云張
案談翰志載孝義寺碑云高亦塔塔遂聞沃語清
善淵源深窮地界又引碑云八絕之技依然又引碑云弱草細桃今此碑無此數語

長干寺眾食碑

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
正覺。安住于大般涅槃。行在眞空。深入于無爲般若。則菩薩應化
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爲瑞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
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況復纔居
地轉。咸憩珠庭。固已皆種仙禾。竝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已智慧
火燒煩惱薪。普施眾生。同洽甘露。況復安居自恣。願學高年。或次
第于王城。猶棲遲于貧里。迦留乞辦。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詞
貨。于是思營眾業。願造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
濟濟。無勞四輩之類。高廩峩峩。恆有千食之倀。其外鐵市銅街。青
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眾。
法師善巧方便。匯和含蘿。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瓠
水揚波。猶厭稻梁。永無飢乏。加已五鹽。具足七菜。芳粳辦類天厨。

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王未逢糜餽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鶯嶺之鍾。陽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載文類聚
七十七

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

夫海水揚塵，幾千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平。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裔。長生之樹，尚挺西崑。百紀遊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其夭脆。譬彼風電，同諸泡沫。琢火之歎，聞諸往賢。逝水之悲，嗟乎前聖。撫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畱。仙客彈琴，固不移于俄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爲草萊。是已志士名賢，飄然長鷺。牒擅榮利，歷穢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闈，事甚籠樊。隱淪巖洞，浪餌芝體。忽矣身輕，俄然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處僊宮之篆。法師蕭然道氣，卓矣懲木。千仞孤標，萬頃無度。所㠭伊川控鶴，葉縣乘鳳。靈化無方，去還

斯在銘曰

來去三島，賓遊二童。然香雨上，擊磬雲中。玉粒雖軟，金膏未鎔。方流道業，濟彼昏蒙。

藝文類聚
七十八人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岡士毓漢校刊

全陳文卷十一終